

第五辑



香山讲坛
XIANGSHAN FORUM

聆听智者的声音

香山讲坛演讲录

主 编 吕 梅
副主编 梁卫坤 刘国敏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新编(910)目次图

聆听智者的声音： 香山讲坛演讲录(第五辑)

主 编 吕 梅
副主编 梁卫坤 刘国敏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聆听智者的声音:香山讲坛演讲录(第五辑)/吕梅主编;梁卫坤,刘国敏副主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013-5616-4

I. ①聆… II. ①吕… ②梁… ③刘…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1321 号

书 名 聆听智者的声音:香山讲坛演讲录(第五辑)

著 者 吕 梅 主编

梁卫坤 刘国敏 副主编

责任编辑 王 雷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49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3-5616-4

定 价 60.00元

目 录

哲学篇

中国古典“英雄”概念与“英雄”文化	刘志伟(1)
国学与人文精神	王士祥(13)
先秦诸子与民本思想	王保国(31)
中国古代的成年礼仪	罗家湘(44)
孝道父子纲纪: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智慧	查昌国(57)
道家:人生与艺术	李生龙(67)

文学艺术篇

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精神与哲学智慧	蒋述卓(79)
宋词之美	李敬一(86)
《红楼梦》怀金悼玉的诗意空间	曹立波(110)
《水浒传》女性形象解读	纪德君(127)
曹禺笔下的《雷雨》	陈思和(133)
莫言与《白鹿原》的魔幻世界	赵小琪(150)
中国动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邢国金(161)

经济篇

看上去很美?——中国城市化路在何方	顾朝林(171)
上海自贸区成立背景下广东的应对之策	林 江(186)

历史篇

文艺复兴:欧洲由衰及兴的转折点	朱孝远(201)
日本明治时代如何造就现代公民	官文娜(214)
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与全球性的人才流失	梁茂信(227)

政治与社会篇

廉政风险预警与防范机制建设	倪 星(246)
中国人口政策选择——人口结构失衡挑战中国	李建新(256)
社会管理创新的观念与实践	蔡 禾(275)
培养健康心态,营造和谐氛围	朱宪玲(291)
从康德道德哲学看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失范	张传有(311)

中国古典“英雄”概念与“英雄”文化

刘志伟

主讲人介绍：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博士后导师，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校学部委员，青岛崇汉轩汉画像砖博物馆顾问、客座研究员，青岛崇汉堂汉画艺术交流中心顾问、客座研究员，“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主持日常会务），教育部21世纪人才计划评审专家，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评委，国家博士后基金评审专家。曾为北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核心期刊评审专家，清华大学哲学博士论文仲裁专家，中山大学哲学博士论文评审专家。曾应邀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佛光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马来西亚马华公会（MCA）中央党校等进行学术交流、讲学活动，曾兼任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马来西亚华人公会（MCA）中央党校学术顾问兼客座教授，河南省中原文化与资源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等。著有《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汉魏六朝文史论衡》等专著多部。主编兰州大学系列重点出版项目“两岸文化星系”丛书，主编《陇上画师张维垣》，主编中华书局七卷本《文选资料汇编》等。

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跟大家交流有关中国古典“英雄”概念和中国文化的一些话题。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我的基本考虑是这样的，在座的各位朋友，在你们日常生活中，在你们的各种社交活动中，大家都会碰到“英雄”这个词，但是我想非常郑重地提问，大家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曾经非常认真地琢磨过“英雄”这个词吗？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持的个人的“英雄”概念，在大家眼中都是一样的吗？或者说我的“英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认知？这些都是有很多的讨论空间的。

我要非常郑重地对大家说的是，“圣贤”“英雄”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概念系统里面两大核心概念，因此，“英雄”概念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里面、价值系统里面两大核心文化概念之一。但是关于“英雄”这个概念，它的含义古今非常的不同，在现当代，它的内涵、意义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概念的内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我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英雄”概念与西方的“英雄”概念也是不同的，有本质的不同。对西方“英雄”的概念的翻译是借用了我们中国“英雄”这个词，但是这样的翻译，我个人认为不太好，甚至是错误的。这对我们现当代的“英雄”概念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尽管有正面的，但是负面的流弊也很大。个人觉得，在这样一个非常庄重的场合，我们一起来琢磨、研究一下我们中国，乃至中华民族的“英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精准地理解中国文化，同时也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概念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核心性的价值认同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思考奉献给大家，这是我做这个报告的初衷。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英雄”概念，而这个“英雄”概念，它的形成经历了从先秦、两汉直到汉末三国时代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英雄”概念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不是“英”和“雄”这两个词的随意性的组合那样简单，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性，

是我们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成果、结晶。那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个“英雄”概念到底是怎样生成的？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首先，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在先秦时代，“英雄”概念还没有形成。这里需要强调一下，“英雄”意识和“英雄”概念的形成是两个问题。在先秦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有没有自己的“英雄”意识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在先秦时代，我们还没有一种非常理性的、非常自觉的意识来命名这样一种事物或者现象。在先秦时期，“英”和“雄”这两个词都是作为单音节的词分别独立存在的，基本上这两个词没有搭界。“英”和“雄”都经历了一个由本义到引申义，到基本的内涵确定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稍微简单地给大家做一点梳理，“英”在先秦早期的典籍里面还没有出现，它的本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华（華），它的繁体字是草字头，大家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爱花的民族，中华的华就是植物界的精华，是跟花有关系的。《说文解字》上有一个说法，“英”就是开花不结果。我们提示一句，大家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一个英雄叫花荣，他的绰号是小李广。他是什么星呢？是不是叫天英星啊？其实花荣这个名字正是用“英”的本义来命名的，他就是偏于“英”的英雄。大家知道，还有一个天雄星，叫林冲，这两个人都是英雄的代表。天雄星林冲也是用“雄”本义来命名的，所以他叫天雄星。

“英”的本义是草木开的花。比如说在类似《诗经》《左传》里面，要么讲具体的花，桃花、杏花等；要么是讲某一种物件的装饰品，漂亮得跟花一样，就是我们把自然的一种花来指代我们的装饰品，比如说我们女生戴的胸花。有时候也用来指代地名，比如说阳光照在山坡上，很美，所以称那个为“英”。大家读《山海经》的话就会知道，有很多以“英”来命名的地名，可能是这个地方花很多，繁花似锦的一个地方。这是“英雄”的“英”的本义。既然草木的花或者物件装饰得跟花一样，人很漂亮也可以是花，但是我们要强调一下，在先秦时代，这个花的专利绝不仅仅是我们女性所有，先秦的花也可以指代男生。由花很漂亮到某一个物件很漂亮，然后到某一个人很漂亮，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从本义到引申义，“英”是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

“英”由人漂亮不漂亮的外在美指向了内在的才能等方面，所以说杰出的人物被称为“英”。在先秦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英”被放得很高，可以指尧、舜这样的圣人、帝王。最高级的、最杰出的人物叫“英”。稍后一点，出现了一种非常固定的模式，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对这个人才的等级开始排列了，排列的时候有四个词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英”“俊”“豪”“杰”。怎么讲呢？这是量化人才的等级。“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淮南子·泰族训》）“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这是唐代诗人的诗。百夫长，可能就是一百个人里面的一个连长，这是“豪”了。一千人里面最厉害的叫“俊”，一千人为俊。最高层级的叫“英”，万人为英。

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史记》里面写到一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他在年轻时候读书、习武均不成，但是要干什么呢？要做万人杰。戏曲里面项羽是脸谱化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显得有点鲁莽的，好像是缺乏智慧的一个武士型的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是错误的，“力拔山兮气盖世”，那是他本身所拥有的孔武有力的能力，不是他自己主观上就愿意做这样一个人，也不是说他的能力仅仅是这样。我们的戏曲，一个通俗化的演绎把我们大家对项羽的概念给脸谱化了，而且贬低了他。项羽学万人杰，大家想一想，像《水浒传》中的林冲，二三十个如狼似虎的差役，林冲就完全没有抵抗力了，一个人打二三十个就

够呛。有兵器的话,因为你有武艺别人近不了身,如果徒手对博的时候,二三十个人能够打得过吗?打一百个可以吗?他要学万人杰,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要当统帅,要当领袖啊?这就是说有强烈的领袖欲,所以说他的叔叔就教他学兵法和统帅之道。但是他又没有学到底,是半截的,所以他遇上张良这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智谋大师的时候,他就输得一败涂地;遇上韩信这样的有伟大战略眼光的大军事家,他还是只能一败涂地而已。这绝不是说他仅仅是鲁莽,没有谋略。大家知道,我们民间通俗版的三十六计里面有一个“破釜沉舟”,把饭锅砸了,把船砸了,那就是背水一战,以必死的决心来跟秦王朝的主力进行对决,这就是深得兵法之道,激励战士以必死之心来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是很了不起的韬略。所以说万人为英,就是具备统驭万人的能力。在古代,如果把一万人当成一个群体来对待,那么作为万人中的领袖,就是说可以当国家领导人,很厉害!“英”的概念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雄”是怎么样的呢?《说文》上说是“鸟父”,这个是形声字,左边是声旁,右边是形旁,形旁是鸟的形状。这个“鸟父”,是鸟里面的男性。在动物进化链里面,有一种鸟曾经是这个集群的统治者,我们举个例子,有些博物馆里面有飞龙,长着翅膀的鸟形的龙,它的体积有五个大象那样大。《西游记》里面法术最高的妖魔是谁呢?就是那个金翅大鹏鸟,如来佛都让它三分。我们讲凤凰,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写到一个人物,刘邦的妻子叫吕雉,雉就是一种野鸡,这种野鸡在归类上是属于凤凰类的,司马迁经常在他的《史记》里面运用一点小说的写法,到底她的本名就叫吕雉,还是说司马迁给她命名了这样一个名字?这个我是很怀疑的。她的父亲大家都知道,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一个能观相的人,他看中了刘邦。真实的情况她就叫吕雉吗?天生匹配她这样一个名字吗?

非常有名的一个传说故事,大家知道陕西有一个地名叫宝鸡,秦文公打猎时候捉了一只雌野鸡,据说如果抓到雄野鸡是可以称王的,如果捉住一只雌野鸡,可以称霸,所以他的后代秦穆公就成了春秋五霸之一,这就是一个征兆。那个雄野鸡据说没有抓住,飞了,飞到哪儿去了呢?后来的补充说是飞到南阳去了,南阳出了一个真王,是谁呢?跟云台山有点关系,就是光武帝刘秀。

野鸡是鸟类的,鸟父叫雄,最早的本义是这样的,后来叫它雌雄。所以说人称“小张飞”的豹子头林冲是天雄星,《水浒传》是英雄传奇,里面有两个最厉害的人,一个偏于文的,武将里面偏于智慧的花荣;还有一个是武将里面偏于武的,就是林冲,这都是英雄。

到后来,“雄”跟“英雄”概念搭配起来,它是被抽象为代表动物界的本质力量,就是雄、强;这个“英”被抽象为代表植物界的本质力量,是阴柔之美。就“英雄”概念的逻辑线来说,它是跟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文化心理、思维模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阴阳、天地、男女、二元对位、矛盾对立、相辅相成,甚至相反相成,这样才形成“英雄”的概念。

在前面给我们大家说的是两个发展的逻辑线,当它搭配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预告,后面来解释“英雄”概念的意思。这个“英”其实是代表植物界的本质,当“英”和“雄”搭配的时候,“雄”代表动物界的本质,但是它被搭配时候已经是在抽象升华意义上,所以说“英”不是讲具体的桃花、杏花;“雄”也不是讲具体的老虎、豹子。在《易经》里面说“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大人在古代是有特指的,一般指帝王这一级的。君子是士大夫这一级的,帝王是老虎变的,所以我们说“苛政猛于虎”。这样讲的话古代统治者麻烦了,好的能不能说“苛政猛于虎”?它还是强调早期的那个领袖,代表着我们人类的自然属性,自然本能属性这个层面,

它是一种勇猛的力量。

大家如果翻《三国志》的话，你看一下，《三国志》里面的领袖的平均身高，一般身長八尺，有的是八尺五寸，像关云长就高了，张飞也就是八尺，刘备稍微矮一点。在冷兵器时代，军事领袖身材往往比较高，这时本能的力量要大，项羽个子应该也不会低了。八尺是什么概念呢？古代尺的换算在各个朝代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大约算一下，大概有一米九。某一种技能跟身体的能量是有关系的。大人还是按照力量感的大小来计算的，可见这个思维观比较低、比较弱的。“英雄”概念肯定是超越这个的，它是讲抽象意义上男性的本质力量，就是雄、强；女性的本质力量就是代表天地之间的最唯美的阴美的方面。所以说以我们人类最高层级的人才，把它视作植物界和动物界的最高代表，这样一个思维，而且是抽象、升华意义上来组成“英雄”这个词。“英雄”这个词会随意吗？“英雄”概念到底谈些什么呢，我们先按下不表，后面再说。

在先秦，“英”和“雄”这两个词基本的意义已经定格了，“英”和“雄”分别完成了指代杰出人物的历史使命，但是没有把这两个词自觉地连起来，是各自独立的。在两汉时期是怎样一个情况呢？很肯定地说，西汉早期、中期，这个词好像还没有出现，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说出现了，刘邦的《大风歌》还会讲“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吗？他不讲“安得英雄兮守四方”吗？司马迁的《史记》写了那么多被后世命名为英雄豪杰的人物，但是“英雄”这个词一次都没有出现过。“英雄”这个词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还足可以谨慎一点，现在从文献上所能看到的，比如说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这里面也都出现了这个词，但是我们知道，汉代是秦代文化废墟上建立的一个王朝。汉代的文化是怎么建构起来的呢？是靠秦代那些老儒士们通过背诵或者家里私藏书的方式。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有些书藏在民间没有搜出来。就像“文革”，我们有些宝贝还是留下来了，一种凭读书人的记忆把这些书籍传下来，一种凭私藏把它传下来，不管怎么样，这种文献在后代整理时候会出现错乱。如果真有的话，司马迁的思想不是保守的，即便我们退一万步的话，这个词完全没有被理睬。这个词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西汉晚期。大家知道西汉末，西汉王朝岌岌可危，思想界很动荡，当时社会层面出现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思想观念的危机都是非常严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是继续保有西汉王朝，还是革命，消灭了它？在当时的政治家、当时的思想界看法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儒家之士，代表正统思想观念的一些人，像班彪等人，他们反对西汉末期的诸侯割据的夺权活动。班彪的《王命论》里面很明确地提出来，承认你这个英雄可能是具备了推翻刘汉王朝天下的能力，但是它需要你的综合素质，它需要综合因素条件，你具备不具备？你是那个“鸟”吗？质疑非常强烈。他在《王命论》里面讲，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绝不是偶然的，有它兴旺的必然性。大家知道，在西汉吕后的时候，周勃和陈平拥刘氏者左袒，吕后的吕氏王朝灰飞烟灭了，有人心归汉的这样一种天命思想。在西汉末，人家对革命有很多的思考，但是王莽失败了，因为他姓王，很不得人心，跟这个天命观有很大的关系。光武帝刘秀完全是重新缔造了一个王朝，但是他缔造王朝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天命再造，但是在刘汉这样一个内部系统里面再造，而不是在外面，这是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背景。

“英雄”这个词是被班彪使用了，班彪是不是第一次使用呢？我们不敢确定，但是我们可以很谨慎地讲，这是比较早出现的“英雄”这个词。他从否定意义上否定了英雄作为挑战刘汉王朝的天命，他有这样几个基本的思想体现，就是说他承认你的才能确实是杰出的，但是在承认你才能杰出的同时，他提出了英雄要忠诚于刘汉王朝，对你的道德品性提出了一个要

求。你这个才能是来辅佐刘汉王朝的,而不是另立新朝,用天命和道德抚住英雄的那一片觊觎帝王之心。《王命论》的重心是这样的。“英雄”这个词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班彪的儿子班固是东汉王朝时代的,他们家族是修《汉书》的,《汉书》是得到了王朝的支持来写的。班固的《汉书》里面也用到“英雄”,还是用他父亲的话,他自己绝不敢用“英雄”这个词,可见“英雄”这个词出现以后,用得还是很敏感。东汉时期,像王充的《论衡》里面,他会讲“文雅之英雄”。如果说按照我们今天的逻辑思维来看,这个词有一点不通啊,“英”就代表文啊,“文雅之英雄”是什么意思啊?就像我们看一些小说里面写的女英雄,“女英雄”这个词肯定是错误的,英雄是不分男女的。你这样说我们不反对,但是说明你没有学问,因为英雄里面就有女的成分在。到东汉末期以前,“英雄”这个词虽然已经被搭配为新词,但是还没有受到关注。

“英雄”这个词在我们中华民族第一次被作为一个时代大词获得非常的关注,是到了什么时候呢?汉末三国时代。汉末三国时代,首先是思想界、政治家注意到了,东汉末期那样一个政治社会形势,比西汉有过之无不及,就是说刘汉王朝的天命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熟悉东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东汉末期的政治是外戚和宦官斗争很激烈,交替执掌朝政。皇帝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儿皇帝,有的孩子三岁,有的满月。大家想象一下,一个皇帝来主持会议了,有一个太后垂帘,然后“哇”一下哭了,要撒尿了,这个时候朝堂上会是怎样的情景?那些文武百官在那儿看,脑子里在想,一次两次这样,这是刘汉天命可能有什么玄机吧?三次四次呢,五次六次呢?怎么老是这样?大家心里可能就特别怀疑天命了。

另外,凡是腐败的时代,道德危机就空前凸显了,当然了,和平年代道德危机也很严重。乱世时期道德危机特别的突出,所以说道德信仰就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当时的先进之士,像桥玄这样的人物,大家知道,《三国演义》里面桥玄出现的次数是很少的,桥玄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物,他在曹操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看到了曹操能拯救汉代王朝的危亡,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英雄。《三国》里面有一个水镜先生,两汉时期到三国,那时候对人的观察识鉴成为专门的学问,非常的精深。像刘邵的《人物志》,门类之细致,谈论之全面,世所罕见,这是古代一部非常不朽的文化著作,有时间大家可以去读一下。

为什么重视曹操呢?大家都知道,曹操就出生来说,他到底是哪一个“鸟”?连一个确切的出处都没有办法追溯,像一个野孩子一样,是一个宦官抱养的孩子,很不光彩。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天命血统,不要说帝王的血统了,就连普通贵族、上流社会的出身也没有给他,而且是很不光彩,因为宦官虽然可以做大将军什么的,但是在社会舆论层面、意识形态层面,那是非常低下的。大家知道,司马迁对他受宫刑这个事儿非常的受刺激。汉文帝时候,帝王跟宦官坐一个车,当时的大臣就认为是奇耻大辱了,不与他共席、共车,不共戴天。他这个出身、血统都不好,当然了,曹操年轻时候表现出一些奸雄的征兆。在乱世的特定时代里面,谁有大才能来拯救这个世道,拨乱反正呢?人的才能成为压倒性的考量,不是天命,也不是道德,所以说曹操这个人物在历史上脱颖而出跟这个有着必然关系。

到汉末三国,天下大乱,汉王室无力自救,汉王室的官僚体系不仅是腐败到底,而且是崩溃了,很多人起而做了拨乱反正的英雄。汉末以曹操为代表,出现了一批拨乱反正的英雄,比如说袁绍等人。这个时候只要有才能,无论你出身卑贱也好,如曹操;还是你出身高贵也罢,如刘备;不管你出身官僚世家,像袁绍,四世三公之后;还是你出身地方豪族,像孙坚父子,只要你愿意为国家出力,贡献你的能力,那么就可以了。大家知道郑玄,在汉末是得到袁

绍和刘备的礼遇。马融有两个得意门生，一个是郑玄，一个是卢植。卢植是在马融所有学生当中做都讲的。古代老师讲课是这样的，马融帐前授生徒，帐后设女乐，平常他也不亲自授课，让卢植做都讲，就是他给学生讲。就像我们现在带学生，可能就是博士三年级带二年级，二年级带一年级的。大儒马融下面有两个非常杰出的学生，他最信任的是卢植，但成就最高的是郑玄，这个郑玄对刘备有很深的影响。政治背景可以是大儒，也可以是道德观念上不一定那么完美的，像曹操。大家知道他年轻时候就有一点无法无天的味道，在旧社会这就是好的。虽然说兴起了各路诸侯这样的拨乱反正的群体，随着形势的变化，看起来这个刘汉王朝很难有一个有作为的帝王出来，大家对天命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这时候这些拨乱反正的英雄就转变了，很多人开始做创业帝王英雄，这样拨乱反正英雄群体形成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不同层级的英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人喜说英雄，是英雄不是英雄的都来争做英雄，争做创业英雄，或者是成为各个层级的臣、部属，这样就形成了当时整个社会人人喜说英雄，英雄人格取代了圣贤人格，成为整个社会层面所关注、所仰慕的新兴人格。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这在中国文化观念史上是一件极大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氛围里面，就有人来专门记录汉末的各路英豪事迹，可能是写一部《史记》或者《汉书》那样的著作。王粲是蔡邕的学生，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了蔡邕的一个大型宴席，当时高朋满座，宴会活动正在进行中，门卫通报了王粲要来。当时他是一个小孩，蔡邕是那时真正的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他一听王公孙来了，慌得鞋子都顾不上穿，赤着脚跑出门来迎接王粲。等王粲进来之后，大家看到是一个小孩，再一看，矮胖矮胖的，王粲长得很丑，不好看。后来，以貌取人的刘表，因为他是王粲家族的学生，王粲是他老师的后代，他一心想把女儿嫁给王粲，但是嫌王粲长得不好，但是还是想嫁给王家，所以就嫁给王粲的哥哥。王粲的哥哥娶了刘表的女儿之后，生了一个绝世天才叫王弼，是一个天才的哲学家。蔡邕是写史的，被王允杀了。大家认为这个人杀了是很可惜的，如果没有杀他，我们今天可能看到汉代不朽的史学著作就有三部了——《史记》《汉书》和蔡邕的《汉记》。王粲写《英雄记》是继承老师的遗志了，可是他写的《英雄记》记的都是各类汉末的英豪。他写了正面的一些拨乱反正的英雄，他也写了董卓这样的人物，在我们后世看来，董卓显然是乱臣贼子一类，不可能是忠臣义士，但是也被写到《英雄记》里面，可见当时对“英雄”的概念看法是不一样的，五花八门的。

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名家，有一个人才学大师刘邵，他专门写的《人物志·英雄》，在我们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对“英雄”做了界定。根据我自己的看法，我们中华民族的古典的“英雄”概念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先秦两汉到汉末三国，真正成熟是到汉末三国时代。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汉末三国时代，人人喜说英雄，“英雄”一词被空前广泛地使用：它可以称帝王，也可以称人臣；不仅可以称别人是英雄，也可以自称；既可以称武将，也可以称文臣；可以特指，也可以泛指，用的方面非常多。就狭义和广义而言，最为狭隘的就是关于曹操的，大家知道曹操有一次煮酒论英雄，他就讲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刘备听了这个吓坏了，这个时候正好天上响雷，吓得筷子都掉到地上了，刘备就掩饰说是雷霆之声，他真听到了雷霆之声，曹操把刘备内心的一些想法一下子以揭穿式的方式讲出来了。曹操毫不客气地讲，“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个英雄是特指，是要当帝王的，那时候汉朝皇帝还在，你称英雄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是有问题了吗？这是比较狭义，比较狭隘的一种说法，把当时英雄聚焦于一二

人而已。

还有比较狭隘的特指,就是说英雄必须要文武兼备。蜀国有一个知名人物叫刘巴,有一次,诸葛亮主持一个宴会,他跟张飞坐在一起,当时张飞是名满寰宇的大英雄啊,但是刘巴根本不愿意跟他坐在一起。诸葛亮很吃惊啊,你怎么不愿意跟他一起坐啊?刘巴讲了一段话,“大丈夫当结交天下英豪,如何与兵子共语”。到魏晋时代,大家对兵很瞧不起。人家一个大将军,你说人家是一个老兵,尽管他很光荣,但是在刘巴那个时代,社会舆论那是讲究出身门第的,你是军人出身,行伍出身,认为你有草莽之气,瞧不起你。他认为,张飞仅仅有一点武功而已,这样的人怎么能称得上英雄呢?还有傅巽,他认为庞统是半英雄,半吊子英雄。大家知道,司马水镜先生对刘备讲,“卧龙、凤雏,得一人可以得天下”。傅巽认为庞统只是文士,没有武的方面,所以只能称半个英雄。像诸葛亮这样的人物也被称为“英”,蜀国所谓的“四英”就是这个样子。汉末人人喜说英雄,人人有自己的英雄概念,人人会有自己的英雄梦想。

在我们当代,“英雄”这个词在21世纪初还蛮热,有一个大导演叫张艺谋,他拍了一部电影叫《英雄》。“英”“雄”为什么不搭配叫“雄英”呢?这个“英雄”必须是“英”和“雄”两份都要有的,光有“英”不叫“英雄”,光有“雄”也不叫“英雄”。“英”代表文化,代表智慧,代表人文理想境界这些东西;“雄”呢,代表武。

“英雄”这个概念,解释它的立意的话是这样的,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先秦两汉之后,到汉末三国时代,特选了这两个词,打破了以天命、道德为统摄的圣贤观念的一个缺陷,是为了补足圣贤概念的不足而创造了“英雄”概念。这个“英雄”概念最核心的内涵就是八个字——文武兼备、刚柔兼济。这是代表我们人类社会最高的、最全面意义的、顶级的崇高人才,这叫英雄。在封建时代,以文武立国的政治社会体制里面,英雄代表了封建时代最高层级的人才类型,基本概念也是这样的。我们要强调的是,“英雄”概念本身确实是以人的最高才能为衡量标准界定的一个词。它跟天命的关系,跟道德的关系,概念本身没有谈这个,但是作为英雄,必须要面对。我自己也在想,“英雄”这个词到底谁第一次提出来,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查证,但是我们可以很肯定地做一个推断,就是说最有可能是当时具有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来创造的一个词。

在现实当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不挑战天命,单纯遵从道德的道德英雄,这个道德英雄完全靠个人的道德自律。像曹操,英雄可以为国所用,但是他的忠诚会怎么样?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概念和“圣贤”概念是一个互相转换的概念,所谓创业帝王往往是英雄起家,创立王朝之后,他被包装成圣贤了,可能就是这个,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中华民族“英雄”概念的生成,具有一个历史的必然性。我们前面从语义的角度把“英雄”概念简单做了一个梳理,先秦是作为单音字词分别在用,好像没有搭界,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英雄”从本义到引申义,到确立为最高级的人才,这样一个流变过程里面,它已经蕴含着它这个概念生成的一个必然性的因素。我们把这个问题简单做一个探讨,在先秦时代,这个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讲,我们放眼世界文化的话,这就是文化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世界各主要民族不约而同地完成了他们基本的、核心的文化构建,像古希腊文化、巴比伦文化等。我们中华民族先秦时代对应着世界性的轴心文化时代,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民族特定的核心文化概念和价值观念大致的一个奠基。如果说与轴心时代比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无疑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先进性。也就是说,我们是站在人类当时文化觉悟的最高处。

有些朋友可能很喜欢西方文化，觉得我是不是说得很片面，这个不是我讲的，原话不是这样，这个意思是马克思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早熟的民族。”就是在起点上领跑于世界，在当时代表了文化的先进性。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西方文化，它的核心词就是“英雄”。西方英雄文化的演变，从《荷马史诗》以来，到维柯的新科学，到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弗洛伊德等，我把西方和中国的“英雄”简单做了一个梳理，但是这方面有更权威的专家，他们可能会做得很深。但是我们很肯定地讲，我们学术界基本上对我们中国古典“英雄”文化缺乏真正的研究。我们现在很多研究都是用西方的概念来框套我们中国概念，我们要特别提示在座的朋友，当你评价现代、当代的英雄，你使用的是我们现在所持有的“英雄”概念，我不反对；当你讲西方“英雄”概念的时候，我不反对。但是，你如果说用西方“英雄”概念来对照我们现当代的“英雄”概念，类比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英雄”概念，你要小心又小心。在座的有爷爷奶奶，有爸爸妈妈，有叔叔阿姨，也有哥哥、姐姐，我们要有一个对我们的下一代高度的责任感。最低的底线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在知识方面造成硬伤，这个硬伤是可怕的。

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我认为我们确实带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在讲这个事儿，当代框套“英雄”概念错得太离谱了。我们套用西方“英雄”概念这个词，就好比 we 拿了一瓶茅台，这是中国的，我可能到西方，把茅台酒倒掉 90%，然后只剩下 10% 的茅台酒，然后把 X0 全部灌进去了，然后跑到中国讲，“这是我们的茅台酒”。这样可以吗？我们现在不仅是研究传统文化，我们整个文、史、哲、艺术、宗教，人文学科领域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很普遍地在错用“英雄”这个词。我曾经拜请国家图书馆的相关人员去查，看到底是谁第一次把“英雄”这个概念翻译到我们中国来，就是说借用了我们中国的“英雄”概念来翻译这个词？现在让我译我也译不好，我个人觉得这个词翻译得有一点问题。20 世纪以来，西方“英雄”概念对形成我们中华民族现状的英雄概念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圣贤”概念在现当代其实已经比较少用了，“英雄”这个词经过时代的转换以后，还是在非常高频地使用。

我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放眼我们的电影、电视，我们很肯定地讲，起码有七八十部电影和电视剧的名字里面会出现“英雄”这个词，张艺谋的《英雄》就不用说了，还有《天地英雄》，甚至打牌的英雄，逃学的英雄，五花八门的英雄。这些东西对下一代造成的影响，我们讲起来真是有点痛心疾首。

回到刚才的问题，在先秦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是早熟的，代表早熟的标志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些文化观念比西方先进，我们确立了以“圣贤”为核心概念的主导的文化概念系统。那个圣贤都是正面肯定的。我们看到的西方的《荷马史诗》，西方的宙斯，他们崇拜的这些人，抢财物，抢美女，甚至把人家美女变成母牛。我们中国早期的传说是这样吗？我们的是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这些先进人物是什么呢？都是代表道德自觉的典范性，把小我变成大我，现在这个大我建筑在我们人类德行的一个基础之上。

在西方，把英雄界定在人类文明的曙光出现之前，维柯讲的三大时代，他讲的英雄时代就是指人类文明曙光出现前的时代，就是半神半人，实际上就是半动物半人。我们已经具有了人的一些自觉。我们“圣贤”概念强调道德自觉。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可能那样一种天命的设计，那种道德为主的设计，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自觉、文化智慧、文化高度。其实就是说，用我们今天“英雄”概念来审视的话，那样一种概念的设计，其实这些道德人物是经过我们美

化的。如果说“美化”这个词是有一定贬义的话,我们就说是经过我们深化、升华、加工的人物。在我们文化里面强调道德自觉,中华民族讲的是理想型的人物,像尧舜禹的禅让到底怎么样呢?也可能是血淋淋的,也可能就是“大人虎变,君子豹变”这样的。先秦把“圣贤”概念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圣贤”概念的内核就是天命,这就像牛顿定律之于传统物理学。基石是道德,所以说人才的才能是要放到一个恰当的环境当中去,如果今天理性地看,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先秦的核心文化概念以圣贤为主导,所以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的评价,这样的概念,但是英雄不在其列。

我在《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这本书里,举了很多例子,有过一些梳理,比方说比较早的成熟的词汇,如圣人、贤人、大人、君子、先生、夫子、大丈夫、上丈夫、俊杰、俊才、才子、豪杰等等等等,但是这些词基本上是正面的以道德为统摄,以圣贤概念为核心,这是一个基本的突出的特点。

先秦的“英”和“雄”这两个词,也是向“圣”“贤”这两个词靠拢的。像“英”“俊”这些词,它可以跟“圣”“贤”并用,所以说它是以道德为统摄的。这个我们能够看出一点在“英雄”概念性形成里面,它是慢慢纳入“圣”“贤”概念的,慢慢在延伸。然后出现了把这个“雄”“俊”“豪”“杰”并用,有一些词专门指才能,有一些词专门指道德。“雄”是放在指人的才能,凸显人的才能的这个方面。

我们把“圣”“贤”给大家解释一下,“圣”(聖)首先突出的是耳朵,古人的“口”和“耳”,下面是一个“壬”字。为什么“圣”和“口”有关系呢?在西方文化里面,视觉文化放在第一位,听觉文化放在第二位,我们中华文化里面把听觉放在第一位,视觉放在第二位。我们无意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从民族习惯当中可以看出来,我们中华民族对洞察力、穿透力、预见功能这些东西比较重视,目极千里那已经是传说了,但是这个听,山那边的声音在山这边可以听到,还可以听到很遥远的来自心灵深处的某一种声音。这个“圣”实际上是最早的集宗教、知识文化和政治领袖三位于一体的关系。古人讲圣王,你要成为王,必须是圣人。

原始社会最早时候都是巫师,《易经》里面有一个需卦,需卦的“需”在甲骨文里面就是儒家的“儒”字。《易经》里面那个需卦是“云上于天”,上面是一个“雨”,下面是一个“而”,“而”是胡须,就是装扮成巫师那个人,他是最早的儒的原形。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巫师,他代表沟通天地,代表着统治。巫有沟通和解释天、地的意思,他成了天的代言者,实际上也成为当时我们人类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接受者、继承者、总结者、概括者,知识系统的掌握者。巫代表宗教的一个角色,也代表着文化领袖的角色,也代表着王,最杰出的巫就是王。《山海经》里面有很多巫,巫、师和王三位一体,他的最原始的代表就是他的耳朵。

大家对《西游记》肯定都很熟,天兵天将到花果山去讨伐孙悟空那一回,通过巨灵神的眼睛看孙悟空,孙悟空是不是叫齐天大圣啊?但是巨灵神看孙悟空,他对孙悟空形貌的描写就是对“圣贤”的“圣”概念的解释。《西游记》里面还有一回写六耳猕猴斗法,如来佛讲的六耳猕猴的特征就是最完备的圣人的圣的解释。

《三国志》里面,涉及一个跟“圣”有关系的人,那就是大耳儿刘备。《三国演义》里面刘备的形象是怎么样的?“两耳垂肩,双手过膝。”是不是这样?但是很明确地讲,两耳垂肩错了,《三国演义》是一个民间的演义,这是民间的人讲出来的。因为两耳垂肩这个东西,大家看到佛教,如来佛是这样的,但是《三国志》里面讲的刘备是一个大耳,是“能够自顾其耳”的,这是我们中国本土文化的记载,而两耳垂肩是佛教过来以后,由文化欠缺的民间说书人

讲的。我们讲《三国演义》，可以讲刘备两耳垂肩，如果你跟小孩讲的话，你说刘备是两耳垂肩，那是犯了一个知识性的错误。大耳儿刘备其实正是圣贤人格的一个象征，它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天命，刘备是皇叔，尽管很沦落，但是是皇叔，是皇室血统，他就靠这个来增强号召力，他是正统。第二个，道德。刘备的老师是卢植，指导他以前很深的是大儒郑玄，也可以说是汉末最后一个大儒。刘备实行德政，你看长坂坡一战，这是历史的记载，十万军民啊，一个打仗节节败退的人，不愿意舍弃十万军民，他得人心，这正是圣贤人格。

《三国演义》里面对三个人——曹操、刘备和孙权都有评价，曹操就是奸雄，刘备是枭雄，孙权是英雄。但是我也要跟大家提一个问题，孙权为何是英雄？刘备为何不是英雄？曹操为何不是英雄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这样的说法是民间演义。“英雄”是一个大概念，是文武兼备、刚柔兼济的人才，按照这个标准，这两个人都可以当英雄。因为刘劭的《人物志》里面，他对英雄分了等，一个是创业帝王英雄，创业帝王英雄以刘邦和项羽为代表，刘邦是偏于文的英雄，项羽是偏于武的英雄。人臣英雄也是两个，一个是张良，一个是韩信。张良是偏于文的英雄，韩信是偏于武的英雄。韩信的戰略，他见刘邦的《答汉王问》，那是可以跟诸葛亮的《隆中对》媲美的。张良谋略固然出色，但是司马迁写到一个细节，当他看到张良的画像时候，发现张良长得跟女人一样漂亮，大吃一惊。大家知道，他年轻时候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因为“误中副车”，所以流浪逃走了。张良年轻时候是一个刺客，以一个鲁莽的刺客身份出现的，经过黄石老人的转化，转换成一个具有智慧、能力的帝王师，后世给了他一个军师的原形，诸葛亮身上有他的影子，徐茂功身上有他的影子，《水浒传》中吴用也有他的影子。张良是文武兼备的，韩信也是文武兼备的，他们都是人臣英雄。就帝王英雄来说，既然刘邦和项羽可以，曹操、刘备和孙权都可以了，这没有问题。但是，曹操的奸雄不就是他的道德上有瑕疵吗？“英雄”概念本身是讲道德可以好，也可以不好，但是就“英雄”概念本身而言，没有说必然要道德好或者不好。“奸雄”是“英雄”里面的一类，是不是这样？按照我们的逻辑概念，“奸雄”是道德方面的。“枭雄”这个词是有典故的，从周瑜评价刘备开始的。讲枭雄就是说很勇猛的一种鸟，这就是“雄”，这是从才能本身来说的，没有讲到道德问题。这样讲的话，大家觉得《三国演义》这个概念能不能成立呢？我们单个的讲没有问题，本身就是个小说，不可过于苛刻，但是如果我们从学理来看的话，我们写文章，思考问题一定要各归其类，子概念不能放到主概念层面去。“奸雄”“枭雄”应该是“英雄”概念的子概念系统，能不能并列相称呢？恐怕是不能。

现在约定俗成的我们一直在这样用，怎么样来处理它呢？我们把它讲清楚，然后来用。我知道这是一个知识性错误，但是大家都这样讲了，约定俗成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智慧。我讲了，我们的汉字有一个现象，就是叠床架屋这样一般造字法，比如说今天是早晨，是上午，但是我们今天也会黄昏，也会日暮，这个“暮”字，上面是一个“草”，中间是“太阳”，下面是一个“大”，“大”还是“草”，然后有一个“日”。就造字本身来说是错的，因为“暮”的本义是什么呢？本义是太阳落到草里面去了，不见了，天黑了。由此推断，我们是随机来讲的，只是一个想象，它可能是游牧民族，草原民族，甚至是女娲时代、女性时代，或者更早的时代，大家观察发现天黑时候太阳落到草里面了，天茫茫、草茫茫，都不见了，所以说就是暮了。

这个“日暮”的“暮”字，下面这个“日”绝对是多余的，但是这个“莫”变成了否定词，由实词变成虚词了，指示代词的实际意义功能就弱化了，后来叠床架屋加一“日”。当我们涉及这些文化的时候，我们要以非常虔诚的态度对待我们祖先这些文化创造的时候，我们还是稍

微分一下,民间的说书艺人是很辛苦的,也可能在这些方面知识有所欠缺,也许会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我们把它接受过来是可以,但是我们脑子里面要清楚,我们对下一代,走向未来的、传承中国文化未来的下一代,我们应有一种非常严肃的责任,有必要把最精确的知识传达给他们。

贤呢?贤(賢)是一个“臣”,右边是一个“手”,下面一个“贝”,这个“贝”是最早的货币单位。贫、穷,这个“贫”(貧)是一个贝分两半,肯定是穷了。“穷”(窮)不是指经济上的穷,指人的道路特别是政治生涯没有道路了,这叫“穷”。繁体字(窮)是在洞穴里面弓着身子出来了,这是会意字。有很多财富是不是多能啊?我们中华民族意识到有家了是什么呢?洞穴里面养了家猪了,将野猪驯养成家猪了,那固然是进化,但是说明你有私有财产了,这是家了。打的野猪多就是多能,就是说你以你的才能做圣人,这就叫“贤”。英雄辅佐圣人是不是就转换成贤人了?如果说他当了创业帝王,比如说刘邦,像刘邵的《人物志》讲刘邦是英雄,不讲刘邦是圣贤,他对刘邦还是有看法的。汉代叫“圣贤”是怎么讲?肯定还说刘邦是圣人。“英雄”这个词基本上是顺着“圣贤”,在它的框架里面走,然后往才能各方面走,然后出现了专门探讨人的等级,把它放到最高,然后把它放在了弥补“圣贤”概念的不足的位置。

如果今天跳出这个概念的框架来思考,我们中华民族对民族文化做思考的时候,“圣贤”概念的出现,它是很智慧的,在早期的社会,像道德的高度,一下子站在民族文化的早熟的角度,但是你首先得煞费苦心地进行历史化、道德化,比如说把传说中的人物历史化,把历史中的人物理想化、道德化,要进行这样的转换。尧舜禹、女娲这些人就变成了圣贤人物,要不然跟西方的英雄可能差别就不大了。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真实的帝王大禹是这样的吗?我们很怀疑,但是也有可能。如果说我们这样一个领袖在文化自觉的概念引导下约束自己,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也可能是很真实的。或者这个概念没有形成,但是一些人具有个人自觉意识,大禹也是有可能的。我讲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不一定那样,一种是受这个概念的影响,一种是自然而然的就那样,这三种都有可能。

在中华民族的早期,我们形成了以道德为统摄,以天命为智慧的一种文化核心概念的设计。这样的东西仅仅是一个理想的设计,在现实里面,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当国家、社会出现了重大的社会政治危机,空前的,难以人力来拯救,或是难以以当下的统治来拯救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英雄需要应运而生,或者横空出世。这时候,“圣贤”概念所强调的那些东西很难来扭转世道人心,这个时候要超越道德的概念本身的不足,“英雄”概念就是这样,它是作为“圣贤”概念的补充。

一个是补充而出现,另外就是针对它的不足,创造了一个新词。另外一种,它代表了不同的中华民族的崇高的高度。其实,品格保持这个意义上讲,都是正面的词,但是从侧重点来说,基本上排序不太一样,天命、道德、才能,“圣贤”概念强化的是道德,以道德和天命统摄才能,“英雄”的理想的状态是以才能兼顾道德和天命,关系是这样的,可能这样比较好。我经常在想,到底谁第一次提“英雄”,把这个词作为时代的新词?他提出这个新词的时候,何思何虑?但是这个词组成本身,我们觉得它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人文关怀,代表了一种理想的境界。我们看到,封建时代那个现实的英雄,往往被人们期许回归到圣贤人格,事实上是有相当大的落差。如果从文化语意学的角度看,曹操其实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英雄,他也是汉末三国时代英雄的典型,所以说我要稍稍做一点修正,孙权和曹操比起来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一点欠缺的。

从这个现实性和词本身来说,它可能有落差,但是从理想性的设计来说,它浸透了我们中华民族崇高的人文关怀,代表了大气象、大精神,因为它是“英雄”,而不是“雄英”。“英”可以是代表一种崇高的文化境界、文化精神。比方说,以杀人和愚民政策为主导的皇帝,他能叫英雄吗?如果晚创造这个词的是一个有高度理性自觉的知识分子的话,他会这样想吗?现实和这个理想可能是有落差的。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这个词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人和自然追求和谐,人是自然界里面最美的一个精灵、一个物种、最高级的一个物种。我们读西方的《哈姆雷特》,他考虑人的问题,生还是死?“英雄”这个词,它就是对人的赞歌,我们在自然界里面,综合了全面的代表了自然界的最美的、最高明的因素,用这个来利于这个世界,引领这个世界向前进。这是古人对英雄的期许,是人文关怀的高度上对杰出人物的一个期许。

所以说我们面对21世纪,面对继往开新的未来文化时代,我们面对“英雄”概念,我们现当代的“英雄”概念其实是弱化和小化了,我们不一定讲那样的英雄,但是要讲我们那种英雄气象。我们现在专业化可能会很厉害,但是我们的通才、大才这些概念仍然可以提倡。我的看法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和未来。看今朝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有一个超越的概念,王羲之在《兰亭序》里面有一个时间概念,“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可不可以也稍微超越,而不是以当下太功利、太现实的来看这个词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怎么样来看待未来的这个英雄概念呢?我觉得都吸纳接受现当代以来我们所持有的“英雄”概念的精华和西方“英雄”概念的精华,但是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我现在这样讲,大家可能有一点简单的想法,我们当代的“英雄”概念与我们传统“英雄”概念相似度有多少?我们走得有点远了,有些东西是好的,但被遗弃了,这就是不肖子孙啊!我们中华民族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责任。

我们现当代的“英雄”概念更多是强调献身精神,公而忘我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现在学雷锋,而且我们经历了多少年的战争年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自卫反击战,等等,这个民族历经战争的洗礼,可能把她跟死亡更多地联系起来,跟利他更多地联系起来了。但是中华民族要发展,特别是现在的道德问题滑坡很严重,这些问题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民族说到底,要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走向未来,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主体,以道德为指导,把这些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那么“圣贤”和“英雄”概念的比较就没有白讲了。

这样一个题目,两三个钟头绝对是讲不完的,今天跟我们学院式的讲课不太一样,浓缩地谈了一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谢谢大家莅临!

国学与人文精神

王士祥

主讲人介绍:

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郑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与文献学教研室主任。社会兼职有河南省杜甫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委组织部干部培训中心郑州大学特聘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原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曾受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邀请主讲《考场风云》。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唐代试赋与应试文学的审美观照”,人事部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唐代科举文学与经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项目“经学背景下的唐代应试文学研究”,另参与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学术专著《唐代诗赋研究》《中原诗旅》《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等多部,在《文学遗产》《文艺争鸣》《中州学刊》《郑州大学学报》等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20余篇。

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国学与人文精神》,“国学”与“人文”精神,都讲什么呢?这是我们的提纲:第一,概念界定;第二,国学与时代风貌;第三,国学与个体素养。后两部分是主体。

一、概念界定

关于“国学”这个概念,如果我们上网去搜会发现,无论是“国学”,还是“人文”,对它解释的人非常多,界定各有各的看法。我们又发现,这些不同的界定都有道理,形成了交叉,但好像又都有不足。如果我们今天晚上用两到三个小时,能把这两个概念给讲清楚都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但是我们时间有限,不能在这个地方浪费太多的时间。那么怎么讲?来看一段话,章太炎先生曾经在国学讲习会的序里面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也,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他这段话首先对国学进行了一个界定,进行了一番解释,对国学的功能也做了一番交代。章太炎先生说,什么是国学呢?“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自古以来我们都在讲,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人群中,屹立不倒,有所发展,不仅仅应该有物质的追求,还应该有精神层面的追求。一个是形而下的,一个是形而上的。如果没有了精神层面的追求,那就像他这里面所说的,“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穷得光剩钱了也不行。这是章太炎先生说的。

邓实先生认为什么是国学呢?

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